

电影文学剧本

革命家庭

夏衍 水华 改编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blue gradient. In the lower half, there is a silhouette of a factory or industrial building. A single window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uilding is illuminated from within, showing a warm orange glow. On the far left edge,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textured element that looks like a piece of paper or a label with a red border.

中国电影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电影文学剧本《革命家庭》是根据陶承的《我的一家》改编的。

剧本着重表现了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七七”抗战，陶珍一家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前仆后继 出生入死的遭遇。陶珍的爱人江梅清和大儿子理安先后牺牲，女儿正纹、二儿子小鹤也都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陶珍本人是一个朴实善良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高度觉悟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虽然是过去时代的事情，但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读者将从陶珍一家人身上学习那种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的高尚情操，汲取一往无前、奋勇前进的力量。

革 命 家 庭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1/2 插页：2 字数：9 000

1980年9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 200册

统一书号：10061·333

定价：0.25元

122/9/1-9

片 头

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

以“社会主义好”为基调的民族音乐伴奏，欢愉融洽的调子。

一个刚能走路的小女孩迎着镜头奔来。很快地转到一个“合家欢”的画面。一家人：

陶珍——六十四岁的老太太，硬朗，但已满头白发。

正纹——四十六岁，机关干部。

小鹤——三十七岁，干部。

正纹的丈夫——五十岁。

正纹的长女——二十二岁，航空学院学生。

正纹的次女——二十岁，女学生，穿西式衫裙。

正纹的儿子——二十岁，军人。

小鹤的爱人——二十八岁，知识分子。

小鹤的儿子——九岁，红领巾，穿儿童海军服。

小鹤的女儿——即奔向镜头的小女孩。

整洁的客堂间，陈设简朴，桌上花瓶内插着一束鲜花。陶珍坐在中间沙发上。她身上依靠着小鹤的儿子；正

纹的女儿站在她后面；小鹤的女儿奔向祖母，坐在她膝上。小鹤正在一架自动照相机前对焦点，大家的视线集中，准备拍照。

窗纱随着春风飘进画面。《革命家庭》字幕出现，以后是职演员表。……

“合家欢”拍完，大孩子们散开，唯有小女孩还缠着祖母，闹着还要拍照。她的妈妈指给她看大孩子们正在仰望挂在壁上的旧“合家欢”，小女孩这才奔了过去，伸着小手要拿照片。

孩子们拿下镜框，大家争着看。他们看到奶奶、爸爸年轻时的照片，互相耳语了一阵，带着崇敬的心情跑向奶奶，小鹤的九岁的儿子在催着奶奶讲故事。（字幕隐去）

字幕完毕后，音乐继续着。

慈祥的奶奶瞥了孩子们一眼，她在幸福的气氛里回忆起以往的生活，开始讲故事。

序 曲

音乐换了一个调子。这是一支古风的、牧歌情调的、多少带有一点哀调的曲子。

陶珍：“我两岁上就没了爹娘，是干娘把我带大的。辛亥革命前一年，我十六岁，干娘就叫我出嫁……”

（溶入）

陶珍十六岁，还带着稚气的脸上淌着眼泪。干娘给她梳好了头，给她戴上一顶凤冠。

（音乐转为以中国旧式结婚时用吹鼓乐为基调的曲子）

镜头拉开，一群人（四五个）催拥着陶珍上了花轿（也只是在旧式的轿子上面扎上一点红绿彩绸而已）。轿子被抬走。

（溶入）

新房里。陶珍坐在床上，红烛摇晃着，喜娘走开了，一个青年的背影走近她，陶珍羞怯地抬头。

江梅清，比她还小，这一年才十五岁。一个俊秀、瘦弱的青年人，留前“刘海”，穿着不称身的袍子马褂。

旁白：“他比我还小一岁，还在长沙第一师范念书；他也是父母双亡，由祖母养大的。”（推到江梅清特写）“那时候他和我一样，什么也不懂，还是孩子气……”

梅清把陶珍的凤冠除下，放好，慢慢地坐在她旁边，脸上露着稚气的微笑。

（溶入）

夜间，陶珍在保险灯下刺绣，梅清伏案读书。

（溶入）

春天，他们的院子里，陶珍在竹竿上晾着衣服。梅清从外面回来，摸出一个小纸包，来逗她；她要看，梅清故意不给她，小夫妻争夺；梅清打开，一双小孩鞋子；陶珍羞得背转了脸。

（溶入）

冬夜。梅清和两个青年人在谈话（其中一个即张浩），似乎在争论。陶珍拿一件衣服给他披上。**（推进）**梅清桌上几本《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摇）**陶珍回过去，到床边，一个小孩已经睡着了。

（溶入）

陶珍提着一只箱子，送梅清出门，身边是三个孩子：理安十三岁、正纹十二岁、小鹤三岁。梅清亲了孩子们一下，挥手向他们告别，提着箱子，走了。

旁白：（从陶珍刺绣的时候开始）“多谢老天爷给了我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他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可是，对我这样一个人，一点也不嫌弃，他还教我念书，识字。家里穷得很，可是过得很愉快。他毕业了之后就去教书，认识了许多朋友，他们讨论国家大事，有时争论得很厉害。一九二四年，他离开了家，他说，是为了寻找真理。（叹息似的）日子过得真快，那一年，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溶入）

在龙家大屋前的塘边，三个孩子在捉蜻蜓。小鹤差一点掉进水里，理安一把将他抓了起来，狠狠地教训他；小鹤要哭了；陶珍出来，哄着三个孩子回去。理安和小鹤等三人的特写。

隔着池塘，离开几十步外的公路上，一队兵士走过。

旁白：“日子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我开始觉得，这个

世界在变化。我带着孩子苦苦地过了两年。忽然有一天，我从街上回来……”

这是七月中旬，天气很热。

音乐至此淡出。

第 一 章

（溶入）

陶珍在街上，忽然站住，往前看。又向前走了几步。通过她的背影，可以看到：巷口全叫人堵住了。她走到人群后面，踮起脚来看。

大街上人很多：大队穿着短衣、卷着裤腿的农民在跑着；还有拿着小旗子的工人；农民手里拿着梭标，昂首前进；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在演说。

街面上的商人、掌柜的，有点怕，但也好奇地望着。有人跟着鼓掌。

陶珍：“这里怎么啦？”她向旁人问。

路人：“你还不知道？北伐军进城了。”

另一个人附和：“这下子，穷人可翻身了，你看……”

一个学生在宣传：“革命军进了城，日子好过了，生意好做了，……帝国主义、北洋军阀，都要打倒！”

陶珍被人一挤，退到一家米店门内。她有点胆怯，米店老板笑着：

“大嫂，进来坐。”

陶珍夹紧包袱往前挤出。忽然，有人喊：“让开，让开！”一些挑担、提桶的人冲过来了，陶珍被卷在人丛中。

一队士兵经过，背着斗笠，穿着短裤；还有“鸭尾巴”头发的女兵。几个农民和士兵并着走，显然是向导。帮士兵挑军器和辎重的农民。

群众给士兵喝开水。女兵散传单。陶珍起初不敢拿，看见别人拿了，也接过一张。

她正想念一下那张传单，被后面的人挤着走了。前面一大群人站着听演讲，她抬头看，一个穿长衫的人在讲话，很像梅清。她眼睛一亮，挤上去，挤到正面，一看，原来不是梅清，但有点像。

这个人说：“吴佩孚、赵恒惕，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官僚、买办、土豪……”

陶珍看见一群小学生唱着歌挤进来。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

带头的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剪了发的女教员（陆老师）。理安也在里面。陶珍想挤过去，可是不行，只能喊：“理安！理安！”

她的声音被群众的声音淹没了。

她好容易挤出来，往回走，想起了什么似地跑进肉店，买了一点肉。回去。

(溶入)

陶珍家。她正在厨房烧菜，正纹歪着头问：

“妈也，爸爸会回来吗？”陶珍看了她一眼，无言。

正纹继续问：“爸爸也是革命军？”

陶珍：“别烦了，去照管弟弟……”

正纹：“你说呀，爸爸是革命军？”

陶珍看着她，点了点头。正纹高兴地跑到前面屋子去了。陶珍又陷入沉思。

街上远远的锣鼓声。

前面屋子里，小鹤把理安的一本练习簿撕碎，理安的一个纸板做的手工匣子也给他弄坏了。正纹大叫：“啊哟，你……”

小鹤拿了匣子就跑，正纹去抢：“小弟，你不听话……”

小鹤躲着和她捉迷藏，正纹追他不到，急得大叫：

“妈也……小弟又胡闹了……”

陶珍的声音：“喂。”

小鹤学她的样子，正纹急得要哭了。

这时候，陶珍搬了菜饭上来，看见这种情况，喝止了小鹤，对正纹：“啊哟，这么大了还哭……”

忽然，门开了，理安满头大汗，奔进来：

“妈妈，爸爸回来了。”

大家一怔。陶珍：“你说什么？”

理安：“爸爸回来了，我看见他在总工会……”

正纹揩干了眼泪，跑过去。

陶珍：“你看错了……”

理安：“不，我跟他讲了话。爸爸说，回去告诉妈妈，晚上回来。”

正纹挤上去：“爸爸是革命军？”

理安：“没有穿军装，他在总工会……”

陶珍：“理安，孩子可不准讲假话！”

理安有点生气：“噢，你不相信，他还抱了我呐……”
看见桌上的饭菜，想到肚子饿了，“啊，我饿坏了。”拿起碗来盛饭：“妈，人真多啊，大家喊口号……”

正纹拦住他：“等等，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陶珍：“他说，回来吃饭吗？”

理安已经在吃了：“他没有说……”

陶珍：“好吧，你们饿了，先吃吧，给他留一点。”
拿空碗给梅清留了一点菜，眉宇间流露喜色。

正纹一边盛饭，一边逗小鹤：“妈也，小弟不认识爸爸，爸爸来了不会理他……”

陶珍看见三个孩子吃饭，自己忘了吃饭，有一点茫然。正纹继续逗小鹤：“爸爸来了，不理你……”

陶珍低声地：“别烦了，谁知道爸爸回来不回来呀！”

门轻轻地推开，江梅清闪了进来。理安忽然站了起来，正要叫，梅清用手势制止了他，然后，有意作弄陶珍，学她的口吻：“谁说我不回来啊！”陶珍吓了一跳，

回头来，惊喜交集，“啊哟”一声，下面说不出话来了……两个大的孩子奔过去了，小鹤有点怕，可是梅清摸了摸理安和正纹的头，就把小鹤抱了起来，说：“这小家伙不叫我，不认识了？唔，……”用胡子扎了他一下，小鹤用手挡住脸……

陶珍望着梅清又瘦了一点，胡子不剃，那件竹布长衫已经很旧了，而且渗透了汗水。小鹤拔了一下梅清的胡子。梅清做了个鬼脸。

陶珍：“梅清，你变多了。”

梅清：“变了？”放下小鹤，两只手按在陶珍的两肩上，“也让我看看，唔，你还是那样好看！”

陶珍：“你的心，也变了。”

梅清：“是吗？世界变了，大家都得变。你也变一变，好不好？”

陶珍：“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梅清：“不，不是变坏，是变好。变得革命一点，懂吗？”忽然想起似的：“理安，拿把剪刀来。”

陶珍：“干什么？”

梅清对理安、正纹：“来呀，给妈妈变一变……”

正纹先找到了剪刀。

梅清接过剪刀，对孩子们：“给妈妈剪个革命头，好不好？”

理安首先赞成，陶珍要抗拒，被理安和正纹顶住了，梅清给陶珍剪下了头发，小鹤大笑……

正纹叫：“看啊，妈妈当女兵了……”

陶珍又急又羞，推了梅清一把：“啊哟，你真是……”
跑到镜子前面去看了一下，佯怒，“这怎么见得人哟！”

梅清：“怎么见不得？你看，多时髦！”

陶珍（似怨似喜）：“你呀，你一回来，全家就别想安静了。”

梅清又逗她：“噢，你要安静？那么我走……好不好……”

正纹信以为真，一把将爸爸抱住。

陶珍啐了他一口，解嘲地对理安：“给爸爸盛饭！”
一边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梅清：“我吃过了。小妹，倒杯水给我。”一家团坐
下来。正纹把一杯茶递给爸爸。（淡出）

（淡入）音乐。

旁白：“梅清回来了。这一年，长沙变了，世界变了，
人心也变了；我的一家也变了一个样子，梅清更忙了，成
天成晚不在家……”

总工会门口。纠察队。工人们进进出出。

梅清和一些工人在谈话。

大街上，一队革命军押着几个戴高帽子的土豪劣绅游
街。

郊区的群众场面。一个老农民一只手挥着烟管，在演
说，人们鼓掌。梭标林立。

码头上，几只帝国主义的兵舰开走了。群众欢呼。理安带着一队（六七个）儿童团，在街上巡逻。

旁白：“叫人顶不放心的，还是理安这个孩子，他书也不念，整天上街和那些阔人的孩子们打架……”

转眼到了秋风落叶的季节。

理安和四五个儿童团员，拦住了两个阔人的孩子。理安双手叉在腰上，问：“你方才说什么？”

孩子甲：“没有说什么。”

孩子乙（调皮地）：“我唱歌。”

另一个儿童团员问：“唱什么？”

孩子乙：“男女学生一头睡，养个儿子纠察队！”

理安大怒，一挥手，几个儿童团员一拥而上，扭打。

（溶入）

一个女人指着陶珍，怒冲冲地：“你管不管孩子？你们野猴子尽打人……”

理安要争辩，陶珍拦住了他，向对方道歉：“好好，我不让他出来就是了……”

女的走了。

正纹和小鹤从后面出来，看见妈妈生气，站住了。

陶珍回过头来：“你，明天不准出去。”

理安生气了：“为什么？”

陶珍生气说：“为什么？你尽闯祸，还问我为什么。”

理安倔强：“我还得去。”

陶珍：“你就这样跟妈妈说话吗？好吧，你去，找爸爸回来。你不去？我去。”

理安迟疑了一下，下决心走，但是一出门，正碰上梅清回来。梅清看见陶珍怒容满面，问：

“这是怎么了？”

陶珍：“你问他自己。”停了一下，“成天不读书，跟一群毛猴子上街胡闹，打人……”

梅清也生起气来：“你这么大了，还给妈妈添麻烦？惹事生非，是什么道理？”

理安：“我没有……”受了委屈的样子。

梅清：“你还不服气？（声音大了）你没有，人家为什么找上门来？你不念书了？”

正纹插嘴：“爸，他打的是小土豪。”

梅清：“不准出去！去睡觉。”把孩子们赶到后房去了。然后坐下来，抽了一支烟。

陶珍：“吃过饭了？”

梅清（摇摇头）：“不想吃。”

陶珍：“都是给你惯坏了。”

梅清（打趣）：“你不惯他？……”

陶珍（瞪了他一眼，意思是“又抬杠了”，然后）：“得管教管教了，这么大了……”

梅清：“好吧，你去哄哄他们，我还有事。”

打开手提小皮包，取出一迭文件。

陶珍回后面房间，看见理安伏在床上哭；正纹对妈妈做了一个鬼脸。

（溶入）

清晨，陶珍发觉理安床上没有人。

（溶入）

旁白：“第二天，理安不见了，我找得好苦。”

陶珍在问陆老师。

陆老师：“对了，前天他问过我，说十五岁能不能当兵……你可以请江先生去查一查……”

陶珍：“好，谢谢您，我去找找……”

（溶入）

军营前面。陶珍在徘徊，看着进出的新兵，找不到理安，只能回头走了。忧虑地走了段路，后面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理安羞愧地跟在后面，手里还拿着那根儿童团的棍子。

陶珍又惊又喜：“啊哟，你这个小冤家……”拉住他，“你，你，……到哪里去了？”

理安撅起了嘴：“妈，不是我先打人。”望着她，“小土豪骂人，丢石子，我不准他骂。”

陶珍：“好啦好啦，算妈妈糊涂，错怪了你。回去吧，你……”

理安开朗地：“我想当兵，可是，（遥指军营）这算什么革命军？夏斗寅，反动派……”

陶珍连忙制止了他，带着孩子走，轻轻地：“你这牛性子，还拿着这根棍子？”理安笑了。

（溶入）

陶珍在窗门口晒衣服。一树春花在微风中摇动。

旁白：“日子，很快地过去了。第二年春天，长沙的局面起了变化……”

（溶入）

会议室，七八个人在开会。窗外在下雨。其中一个人：“看情况，三十五军是要叛变……”

梅清站起来：“现在只有一条路，立刻把农民协会武装起来，先下手……”

第三个人摇摇头：“不，已经问过陈独秀了，他回电说：不要莽撞，他正在和国民党商谈……”

另一人：“那我们就等着挨打！”

梅清（激昂地）：“商谈！这是与虎谋皮。”

另一人（向梅清）：“你们总工会有多少人？……”

梅清正要回答，远远的数声枪响。一个纠察队员满头大汗匆匆奔入：“街上已经戒严了，三十五军的部队包围了东茅巷……”

众人哗然。

主持会议的人说：“紧急动员，老江，你立即召集纠察队准备抵抗。”

梅清：“对！”拿起一把雨伞，走了。

(潜入)

细雨中，路灯暗淡。国民党军队在街口架起了机关枪，在检查行人。江梅清避路而过。

另一条街上，流氓地痞在撕标语；又写上了“打倒杀人放火的农民协会”之类的标语。

大街上，兵士荷枪巡逻。许多店铺上了门板。

夜间，陶珍在家里拥着两个小的孩子等梅清。远远的枪声稀稀落落。正纹还要问东问西，陶珍将她制止了。

理安从外面打听了消息回来，性急地：“妈，总工会被烧光了……”

陶珍急问：“看见爸爸没有？……”

理安摇头，说：“我去找……”

陶珍：“不行，乱嘈嘈的……”

正纹：“妈也，我怕……”

理安狠狠地：“怕什么，胆小鬼，去睡……”

正纹：“妈，他骂人……”

陶珍心乱如麻，制止了他们：“好好，正纹，你陪小弟先睡……”

正纹撒娇，扭着身体，不走。陶珍看看小鹤，他已经睡着了，正要抱他……理安拉了妈妈一把，用手指窗外：不远的地方火光烛天，正在燃烧。陶珍抱了小鹤到床上去了。

忽然，门哑然地推开，梅清和一个工人装束的人进